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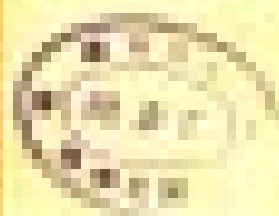
祇是一個人

鍾志民譯



面是一個人

蕭紅著



882.357

4703

11

世界名著選

祇是一個人

匈牙利 尤利勃海著

鍾憲民譯

上海

光華書局

印行

小 序

尤利勃海 (Julio Baghy) 是現代匈牙利文學家。他用本國文著的文學作品固不少，而以世界語著的亦極多。關於他本國文的著作譯者知道的很少，但他是個世界語同志，所以他常常用世界語著許多作品，真是我們世界語的創作家。他底世界語作品中最出名的，便是“犧牲者” (Viktimoj) “生活一瞥” (Preter la vivo) “游歷” (Pilgrimoj) 及

‘瑪麗，跳舞’(Dance Marionetj)等。犧牲者是一部作者自己在西伯利亞時所見的戰爭後的慘況；的記載，文筆深刻，多帶詩意，並滲入戀愛的故事讀了這書便能洞悉戰爭的慘酷，人生和“愛”的關係，令讀者引起雋永愜意的印象。祇是一個人便是從“瑪麗，跳舞”一書中譯出的。

譯者附識於南洋中學。



白晃晃的太陽像熔成液體的鋼鐵一般熾着。一個半身裸露的男子站在馬廐傍邊，他那爲日光燻成棕褐色的身體滲出汗珠來。在他腳邊橫臥着一條雄狗。狗倒有雙像人一般的眼睛。在那男子的眼裏現着獸性化的痛苦。運命的共通性鑄成他們的友誼。

在常春籐遮蓋着的廊廡上的門忽地開了。悠

長而訴苦似的聲音震破了正午時光的靜寂。這兩個朋友向那邊看了看。兩雙眼睛閃閃的凝視着那年青的女主人。

這條犬驀地裏跳了起來，向那邊奔去，揮搖着尾巴，獻媚似的向那婦人挨過去偎傍着。那男子站着不動，一壁用目光凝視着她，一壁暗地裏揣摩她的美；他用思想來脫掉她的輕衣，也在思想中領受她的豐腴柔美的肉體，而對他的奴隸朋友懷着妒羨。

婦人輕輕的拍拍那犬的背脊。她那纖美的手指梳着牠頭上的柔如絨的毛。犬便舐起她的白手來，以示謝意和領悟。她却迅速把手移開來，揩了揩乾淨。她的眼波這時掠過了那癡立着的男子的臉，那多肌肉的裸體略微煽動了她的血流。她欣賞了一會，隨即走開了。

她的羅衣被風吹得飄貼着她那多曲線美的姿幹。兩面肥美的臀部一左一右地擺動着；她的腰支柔軟婀娜，看去真是動人！

饑餓似的肉慾追隨着她的柔動。那少婦宛如覺得這個似的把她的行動加速，使她的曲線美愈加顯露出來。她竭力想掙脫這個在她心胸中突然興起的思想，可是終於不能。祇有時間能夠遏止青春的慾望的迸溢。

雖然她的柔軀已不見了，但那男子的眼睛恍惚還看見她；或許更肉感更使人消魂呢。忍住着的慾望鞭笞着他，使他軟癱無力起來，使他不由得憶起過去來了……他早已把一切珍視愛顧的遺留在祖國裏了……妻子也在那裏……他的靈魂不時飛到她懷裏去，但是現在他裏面咆哮着獸慾。

那犬重行回到他腳旁來。他俯下身去；無意識地把牠的頭毛抓亂了。他回想起那婦人，回想她的纖手也曾在牠的頭上撫摩過的。他想那犬所受的肉感是何等暢美而愉快啊。這犬兒真是淫慾無度，竟讓那婦人磁石似的手任情撫弄！……他猛然把拳頭向犬的嘴裏推了進去！

他忽然覺得渾身一震，嫌恨使他幾乎窒息了。

他把犬兒推開；知覺回復了過來，使他不禁淚下。

“獸性！……我獸性化了！……”

白晃晃的太陽像熔成液體的鋼鐵一般熾着。
在馬廐旁邊，那有人眼的犬和那獸性化的人彼此
望着。

那婦人偃臥在一張安樂椅上。她的目光悠悠地遊蕩到蒼穹去，她不知道自己在凝視什麼；渴望着要揭破未知的將來之幕，可是終於徒然；她像在枯燥的沙漠裏和“無情”相爭鬥似的。

有處來了濺水的聲音……

倦態愈加畢露了。私情的火在她眼睛裏閃着。她留心地站起身來，踏着足趾，走過了三間房，到了廚房門前纔停止……彷彿覺得心兒猛烈地跳動起來，欲躍出喉頭似的。她恐怕要吃驚，正想退回轉去的時候，濺水的聲音又似在引誘她去窺探裏面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了……她從鎖孔裏觀視着……

在廚房當中那男子站着洗浴。他把清淨的水

一把把地澆到身上去。在珊瑚般殷紅的嘴唇裏兩排整白的牙齒亮閃閃地嫵媚着。他彷彿在微笑。他的肌肉豐腴的胸脯波動着，有牀裏墊褥對於貪睡者一樣的引誘力。他搖了搖頭，把銀珠似的閃閃的水滴灑到兩隻棕褐色的肥碩的大腿上去。溼漉漉的頭髮遮掩着紅噴噴的面頰，但從這頭髮的面幕裏却迸溢出青春的活氣來，閃出一雙烏溜溜的眼睛的光輝來。

少婦不由得發顫了；宛若這雙眼盯着她，在向 she 送情，看出了她是乞求愛而來的。

“不致於罷！不會的！……他不致看見我的！……”她自己寬釋着，忘卻了她正是爲的要給他看見而留着不去的。

那男子取了塊毛巾。他開始用那粗厚的布來摩擦他的肉體了，裸露的全身頓時現出桃紅的顏色來；然後他抬起頭來，鼓起胸脯深深的呼吸着，一會兒又運動筋肉，伸出兩臂來作環抱狀……彷彿他等待着誰來擁抱似的。……

少婦的手指痙攣的攀着門柱。閉緊着嘴唇，屏着息，她覺得熱血循流得急劇起來，心神頗盪情不能自制了：來啊！我也等候你來呢！……

庭子裏聽出了那婢女的呼聲：

“格巴爾……快到那裏去……”

面孔顛預的婢女叫他去喂豬了。麥皮已預備好了，那些豬都不耐煩地叫餓了。他於是急忙把襯衫攬上身去，忽忽的向豬棚去了。

少婦走進廚房去。她的眼睛閃着慾望的熱火，她的臉上顯出她的肉體已勝過她的精靈了。從她臉上慌張的神色看來，確知她心中浮起一個狂念來了：她想飲些浴盆裏的水……至少領受他身上的一點熱氣！……

她張開兩臂走到浴盆邊去，狂暴地搶過那毛巾來，毛巾這時是在椅子背上的，把牠咬嚙了一會。她眼睛昏朦朦的，顯出她的知覺已失掉了，雙手把毛巾拋去，再伸到水裏去……她覺得像被電流通過了似的一陣昏醉……人性又覺醒了，喟然

歎道：

“獸性！……我獸性化了！……”

她奔回自己房裏去。心靈痛哭起來，銳厲地苛責肉體，鞭打肉體。她痛悔起來，日光遊蕩到蒼穹去，但終歸徒然……她像在枯燥的沙漠裏和“無情”相爭鬥似的。

原

书

空

白

二

那男子在靜寂中讀書；回憶都向他奔湊而來。但他的目光却依然注射着書。奇怪的思想使他和那著作者結了不解之緣，彷彿著作者已把他的心披陳在他眼前，又使他無可告訴的苦痛一旦有發言的機會了。他的心靈終於找到了同情者，他能了解作者的思想；於是兩個心間生了共感。他覺得似乎他的著作便是自己的生命史，似乎有人把他的

過失間他生命的悲哀都告白了。

他繼續讀書……沒覺察到他的目光早已在字裏行間迷失了。祇有他的心靈還在讀書，讀出來的便是他自己願望所希求的東西，他的感情在字裏行間臨時著作出來的東西，他曲解了著作者，辜負了作者的原意，他笑着，哭着，狂怒着，感動着，把各種經嘗過的感情懸於生活之明鏡前，他自己便對着牠欣賞玩味，悲哀而流淚。他覺得過去是瀰滿着金色的陽光的歡樂，而如今便是秋風肅殺枯葉凋落的孤寂。他的想像把他將來畫成一幅慘愁的單調的而終於衰亡的圖畫。這樣，他的生命的悲劇已一應俱全了，天天有新的事情，但天天愈加黑暗起來，悲慘起來，而把心身磨折到凋殘而止。

倘使生活忽然把回憶引出來時，心靈便受莫大的磨難了。謀殺快樂者便是孤寂，因為牠是陰森森的，是死的引導者。如果一旦回憶都死去了，那末生活將愈形空虛了，但生活却較順易了。有時覺得現實太慘酷了，有些人寧願酩酊大醉以忘自我

的。因此，回憶常把現實生活對照得越發猶惡可怕了。

他閉攏了書，把牠放在一邊，不覺對自己惱怒起來了，這便是內心的叛逆。他咒詛這星期日。星期日是無工作的日子；是回憶的傳導者，是能使人消沉下去的。誰要以明天的生活爲慮的，誰便要牛馬般工作，聊以遣懷。但是爲什麼？……爲什麼？他想了好久，後來便想擺脫這無回答的問句……於是他呼起哨來……但也無用。嘴裏儘管呼哨，腦中像鐵鏈般重複着“爲什麼？”……“爲什麼？”……“但是”……“終究”……“也許不致……”

這些斷斷續續的思想，模模糊糊的，向他腦裏奔湊而來，隨起隨落……還是唱歌罷！

他於是低聲唱起歌來。他漸漸興致盎然了，留心着自己的聲調，聲調有些金屬的鏘鏘聲。後來他連這個也忘懷了，只是悠然高唱，像他遙遠祖國裏的農夫在種麥的時候一樣。他唱得有時很感傷；有時精神抖擻的，像他從那些兵士們學得的一樣，同

時用踏足來按着節拍。

晚間街上履聲幽訴着，
吱咯，吱咯，我在你窗下經過；
隨軍出征，將死於邊疆，
吱咯，吱咯，你的愛人
啊，女郎和母親啊，
祇有履聲向你們告別，
我不能來吻你們了！

他唱着：過去的圖景重行顯現了。他看見農民都帶着花冠，一排排的進行着。他便傲然的居在他們的前頭，引導指揮他們去出戰。當時他對他們微笑着，這時却爲他們流淚了。他們中間剩下來的已很少了。他的淚聲顫抖起來，當他重新唱的時候：

啊，小孩和愛妻，
祇有步履聲向你們告別了，
我怎能來吻你們呢？

他那憂傷的低音調充滿了全室；漸漸強大起來，像洪水一般汎濫到門外窗外去，達到了屋的每